



# 山水主人

田凱国等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山水主人

田凱國等著

## 內容提要

本書包括“山水主人”、“競賽”、“老人的心”和“到水庫工地去”等六篇作品，写的都是以治水为中心的“三治”故事，表现了湖北农民在向自然开战中的雄心大志和冲天干劲。这些作品都写得比较通俗易懂，有较强的故事性，适合广大农民阅读。

## 山水主人

田凯国等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）

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武汉市国营武汉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42}$ ·1 $\frac{3}{7}$ 印张·21,000字

1960年4月第1版

1960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,000

统一书号：T10106·431

定 价：(5)0.13元

## 目 录

- 山水主人.....田凱国 1
- 竞赛.....涌 泉26
- 老人的心.....周官甫33
- 到水庫工地去.....范繼汶41
- 夜奔.....周 浪48
- 换衣.....周 楠55

## 山水主人

田凱國

我这个人啊，說起来还滿狹隘的呢。記得有一次在县里开会，許家畝乡的总支書記高天木同志，叫了我一声“山巴佬”，我的臉就紅一陣，白一陣地直發燒。而且老高还开玩笑的說：

“老焦呀！乘此机会，大吃几頓白米飯吧！”

我半天硬着喉嚨回答：“笑話哩，我难道是为了吃飯才来开会?!”

“当然不是专为吃飯来的罗，不过打开窗戶說亮話：象这样的白米飯，你們是吃得很少的！是不是？”老高隨意地笑着說。

我真有些生老高的气：大概你們平畝

地区的人都看不起我們山里头的人，誰又强求呢？咱穷要穷得有志气！我一面这么想，一面独自也有些埋怨：我們南山这个地方呀，确实是不好！方圓六七十里，总共才有千把戶人家，还不抵平原地区的一个大农业社呢！地盘大，人口少，整个南山地区，又沒有一块好田好地，尽是一些石头底子、沙粒面子、一小块、一小块的破皮烂肉的零头地，耕牛下去还拐不过弯来。我們那里的人，每年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从山下搬上去薄薄的一层土，种上几棵紅苕、粟米，可一場大雨过后，什么都报銷了！要是老天爷来了个别扭，几天不雨，一块块的坡子地，又象一口口被烤紅了的大鉄鍋，上面連草也长不起来！大家为了生活，年年給这些害人坑修“拜台”呀，翻山打井呀等等，凡是前人想过了的法子，几乎都使尽了。可一年到头，还是吃不上四百斤杂粮，更不用說吃白米飯了。說实在話：我这一生呀，前二十年，除

了挑柴上城里卖时，吃上頓把白米飯而外，平时确实沒見過大米。解放后，党和政府为了改善我們山区人民的生活，每年运去了不少的秈蓀米，但比起田畝地区来，毕竟吃飯的时候还是少数。老高这个挖苦鬼，常常嘲笑我們南山的干部，就是这个原因。

提起老高，話又得說回来：虽然他常常当着众人出我的洋相，使人有些生气；但又非常爱他。因为他是一个热心快腸的人。他口里爱开玩笑，可心里却总巴不得你一天胜过一天。記得大跃进剛开始的时候，也是在县里开会，他特地找到我們小組来談了一早晨，帮助我們出了不少山区如何大跃进的主意。他說：“老焦呀，別嫌山里头不好，山才是个大宝贝呢！有一天把它改造好了，它会生产出許多平原地区生产不出来的东西，比如油茶呀，桐梓呀，荔枝、苹果呀，各种各样的用材林呀！”等等。他扳着指头数了一大通，其实連一半都沒說完。我記得他說得最动人的有两样东西：

一是象大坳那样，在南山坳修上一个大水库，开几条盘山渠道，把山水全部关起来。然后把一眼望不尽头的、一层层的大小山冲，统统开成梯田，种上双季稻，让南山的社员和平坝地区一样，一年到头吃白米饭。他问我们：“那里有多大个面积，能开多少田呀？”我说：“照你这么说，起码有六七千亩土地能开田！”看他多高兴啊，双手撑着我的肩头，十分热烈地说：“我的老焦呀！到那时你才是白米干饭吃不完呢！”这话还没说完，他又猛捶了一下我的肩臂说：“幸运鬼！关坳水库能修一个电站，你们不也可以修吗？那才好啊！整个山凹里成了个不夜城！”他说完这些，象诗人一样念了首顺口溜：

我住花果山，  
水从山上流。  
灌田又发电，  
点灯不用油！

“好！好！这样说，我们南山简直成



了个金不换的地方！”大家哄哄地乐开了。

“可不是，有了共产党，南山就能变成那个样子！”老高十分肯定的回答。

“那好，你也申请到我们那里去吧？”我随口说。

“我就是爱你们南山那个地方，假如组织上同意调我去，当个社员也愿意！”老高十分恳切地说。这一下我更了解他了：他真是一个为了理想可以献出一切的人！

老高真爱我们南山。在那次闲谈中，他答应给我们派二十个水稻“专家”，去帮助我们开田种双季稻。还答应把他们最好的良种抽出一点来支援我们。说到就做到了：一九五八年我们就果然在他的帮助下，开了几百亩田，产了三十多万斤稻谷！

说来真凑巧：正是我们晚稻丰收的九月间，县里又开大会了。这次会议呀，比大跃进开始时的誓师大会还热烈！会议正是讨论成立人民公社的问题。当时我还在狭隘地想：成立人民公社嘛，还不是要兵

对兵，将对将，象我們南山这号穷地区，叫誰要！但人穷志不穷，別人不要，就自力更生吧。不料正当我們全体干部和积极分子們筹划如何单独成立一个“穷”公社的时候，老高又象上次會議一样，找到我們这边来了。他一見面更是热忱地撑着我的肩头說：“老——焦——呀！这回可好罗！咱們两家伙了吧？！”他的話还没說完，身后就跟来了一大群人，敲鑼打鼓地抬着申請書，要我們签上字，共同送到县委会去，請县委批准我們两家成立一个公社。这一下可把我們全体同志乐坏了，个个爭先恐后地上前接着。老高一看到大伙的热勁，突然上前几步，用一双粗壮的手攬住我的腰，把我抱起来直打圈圈。我有什么話說呢？全身象碰着了电流似的，一剎那間激动的說不出話来。

又沒想到，这边的字还没签了，那边又傳來了一陣急促的吹打声。原来宋家桥乡的全体干部也抬着联合申請書来請我們

签字了。沒話說，这样的好事誰也不迟疑。从此我們三家真的伙成了一家。按地形來說，他們兩家在我們的兩邊，南山正居中。或許是大家要決心改造南山的緣故，我們的公社就叫南山公社。最后經县委批准，老高任党委書記，我当社長。

公社剛一成立，人心就沸騰了。第二天，老高在县委的統一布置下，根据新的生产規模，領導大伙作了个一冬一春的生产规划。这个规划，当时說出去，还有一部分人不大相信呢！但不管怎样，反正我們是要那样干的。

記得討論修訂规划时，老高說：“潜力最大的是南山！其中最宝貴的又是水！”

我說：“你的意思是要在南山坳修个大水庫，是不是？”

“当然哪！看！右是許家畝，一眼望不尽头的大平畝，土地肥沃，种什么，什么丰收。可就是不保險，老天爷一月不下雨，連土都干焦了！左是宋家桥，五冲塔

十垆，土質也不差，苦的也是沒有水！如果在南山坳修起一座大水庫，右从腰子山开一条渠道直下許家畝；左从橫山冲修一座送水堤通楊家垆；再从楊家垆辟一条渠道到仙人掌，然后分五路直下五大冲。我的同志哥！咱南山公社不就彻底实现了水利自流灌溉化嗎？明年夏天，可以向全县說句大話：在南山頂上修个博物館，把水車全部送进去！你們說，行不行？”老高这一說，大家哄堂大笑起来。

“不，借給其他地区用一用！”不知是誰高兴地插上这一句。

“誰要这玩意儿呀？南山公社知道修水庫，未必別的地方都是傻子不成？当心我們找人家借水車就是！”老高赶紧提醒着說。

“保証沒有那回事！高書記，你放心罢！”大家一听那話，馬上渾身帶勁地回答。

“好！我們决心要放下水車！”老高說了

这話，又調轉头来鼓励大家：“光有水車可不行啦，南山这个大个聚宝盆不能不开发呀！这也得有个规划才行。一年实现不了，就把两年对付它；两年还不行，就把三年。反正大家那个‘家住花果山，点灯不用油’的理想，总有一天是要实现的。现在就来个趁热打铁，规划一番吧？”

老高的話，象指路明灯。他这一提起，許多蘊藏在人們心里的理想，一下子被引出来了……。

討論的結論是：把南山划了五个区域：南山坳和北山冲的坡地，全部改成梯田；腰子山全栽果木树；南山西北面栽用材林；东南面种油菜；山頂上植上十层螺絲盘頂的山杉。这样打扮起来，它就象个花大姐！

大家想得虽好，但都沒老高說得更妙。他說：“花大姐爱戴花，咱要在水庫下边修起一座水电站，山上山下全安上电灯泡，这个花大姐就更美了！”老高这一說，

大家更乐和了。

不料，一件从来没人想过的事情一传出去，就招来了一大串冷言冷语。有人说：“老高一当上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简直发了疯，尽想些神乎其神的事！”可他怎么回答：“我们的调子可能高了点；但这也有好处：可以练练嗓子！”对外他是这么讲。可对内就不同了：“同志们！革命的人应该多从好处着想。一个人没有远大的理想，就是没有志气。我们为自己树立了一个远大的理想，并按照这个理想去奋斗，这又有什么不好呢？革命嘛，没有个气魄还行？！”

可没想到：我们那个所谓“神乎其神”的规划，一下子被县委看中了！郭书记还特地跑来鼓励我们，并帮助出主意来实现这个规划。他说：“你们作得对！共产党人的脑子里应该有一所无限广阔的天地！我们所作的事，本来就是前人想不到的。不要因为少数没志气的人的嘲笑，就动摇了你们原来的志气，那样就叫党性不强！懂

了嗎？”

“懂了！我們堅決干下去！”郭書記的話還沒說了，大家截然地回答。

“對！縣委不但鼓勵你們干，而且要和你們一道干！只要你們在干的當中，遇到什麼困難，及時反映，縣委就一定支持。不過干這號大事，首先得有個步驟：目前干什么，怎樣干；明年干什么，又怎樣干。分出主次來，然後集中優勢力量，象圍歼敵人那樣，一個個地吃掉它！據說你們計劃得很好，已經有了安排，這很好！但要記住：根據南山地區的特點，首要關鍵是治水。只有徹底解決了水的問題，其他問題都好解決。因此，治水是中心，其他工作結合着進行。”郭書記指示到這裡，遞給我和老高每人一支煙，想了想又說：

“治水這是跟自然界作不調和的鬥爭。人要戰勝自然，首先就得摸清它的脾氣：水是從哪里來的，到哪里去；如何治它，是關住好，還是放开好，總之哪一樣划的

来，就干哪一样。干的时候要依靠群众，猛干加巧干。不能光凭热情办事。要知道：热情加智慧，才能发挥出更大的力量来。这一点你们考虑过吗？”

郭書記这样一再指示，我們的心更亮了，热血更加沸騰了。最后老高又领导大家，重新审查了一下规划。经过翻来复去地研究，才正式确定了实现规划的第一步，是修起南山坳水庫。这是命脉，要求全社通力协作来完成。

說干就干，散会回去的第二天，老高就拉着我跟他一道上山了。我这个人呀，虽然是在山里头长大的，但对山的脾气还不很摸底。这可使老高为难了。他提議說：“找几个摸住山性子的人，一道跑跑好不好？”

“行啦！我們隔壁壩里的胡二爷，今年七十岁了。这老头呀，一生专靠砍柴、打猎、挖藥草过活，山里面的情况他最熟悉，别人从沒到过的地方，他都知道。他



的譯名叫‘穿山甲’！就約他去好不好？”我这一提出，老高又乐和了。

老高这人真行，見了胡二爷，嘴巴就象“蓮花開”一样，左一說过来，右一說过去，把个平时爱毛毛糙糙的倔老头，說得嘴角笑到了耳根子上。

胡二爷領着我們在山上跑了好几天，稀奇事儿真是見得不少。有一天我們跟在他的身后，爬上了一座很少有人到达的悬崖。他指着下边的一条山澗对老高說：

“高書記，你說下許家畝的渠道，从这儿經過該多好！看这里不是有条很长的‘天澗’嗎？下去就是牛角山。这山很弯，正牛角尖子上也有一条出口，但不十分完全，需要刨一刨才行。为什么这个地方很少有人发现呢？看吧！从东路来的人，有这座岩子擋住了去路；从西路来的，牛角山又把路拦。偏偏它又凑巧，外面的四圍都长滿了树林，里面又尽是些石岩。如果不是专于你們这号事的人，誰来这个鬼場子？”